

呂碧城 著
李保民 校箋

呂碧城集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呂碧城 著
李保民 校箋

呂碧城集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呂碧城文卷二

致英淑仲書

淑仲大姊大人閣下：日昨寄上一緘，諒邀清覽。妹自拜別後，十一點鐘到塘沽，舍親尚無異詞，諸凡安適，望釋綺懷。頃奉手示，聆悉一是，而眷念之情溢於言表，讀之令人不能自己。所云秋碧城女史，同時而同字，事亦甚奇。惟伊生於名地，閱歷必深，自是新學中之矯矯者。若妹則幼無父兄指授，僻處鄉隅，見聞狹隘，安敢望其肩背。然既屬同志，亦願仰瞻風範，但未識其性情能與我輩相合否？伊到津時，望即函示。此覆，即頌近安。妹璧城上言。四月初五日。外收本日報四張。

【箋】

本函錄自傳記文學第六卷第六期方豪英斂之筆下的呂碧城四姊妹所附影印碧城手書真跡。方

豪在該文中云：「碧城的信是給英斂之先生夫人的回信，英夫人告訴她秋瑾亦名碧城，將自京來津會晤。英夫人的信當發於光緒二十九年陰曆四月初五日，因前一日英先生日記中提到北京有秋碧城，而初三日呂碧城已回塘沽，所以呂碧城的回信也是四月初五日當日自塘沽寄出的，所以信後附言說，『外收本日報四張』。『本日』當指四月初五日。津沽相距匪遙，信件在彼時即當日可達。」按，方文將碧城此信當作光緒二十九年發出，誤也。據呂氏三姊妹集英斂之序云：「呂碧城女士爲前山西學政瑞田公之季女，甲辰暮春爲遊學計，至津主予家。」英氏所指遊學事，碧城在予之宗教觀文中有詳細記述：「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書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約與同往，探訪女學。瀕行，被舅氏罵阻。予忿甚，決與脫離。翌日逃登火車，車中遇佛照樓主婦，挈往津寓。予不惟無旅費，即行裝亦無之。年幼氣盛，鋌而走險。知方夫人寓大公報館，乃馳函暢訴。函爲該報總理英君所見，大加歎賞，親謁，邀與方夫人同居，且委襄編輯。」又英斂之先生日記一九〇四年陰曆三月二十三日（合陽曆五月八日）云：「晡，接得呂蘭清女史一束，予隨至同升棧邀其去戲園，候有時，同赴園，予遂回館。少秋來。晚請呂女史移住館中，與方夫人同居，予宿樓上。」從英斂之和呂碧城兩當事人所言，可知他們的初次交往始於光緒三十年甲辰暮春，亦即公元一九〇四年五月間，而檢此前一九〇三年英斂之先生所記日記均未言及碧城，故可知此致英夫人書當作於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合公元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九日）。淑仲，別署潔清女史，愛新覺羅氏，英斂之夫人。

〔秋碧城〕即女革命家秋瑾，字璿卿，別號碧城、競雄，又自稱鑒湖女俠，浙江紹興人。生於一八七五年。少時喜讀書，富有正義感。一九〇四年赴日本留學，加入革命團體同盟會，積極從事反清革命活動。一九〇六年六月，因準備武裝起義事發被捕，在紹興軒亭口遇難。

論提倡女學之宗旨

女學之倡，其宗旨總不外普助國家之公益，激發個人之權利二端。國家之公益者，合羣也；個人之權利者，獨立也。然非具獨立之氣，無以收合羣之效；非藉合羣之力，無以保獨立之權。其意似離而實合也，因分別詳言以解明之。

有世界必有競爭，而智慧之機發焉，優劣之種判焉，強弱之國別焉。競爭之道，惟合羣乃能取勝，蓋萬事莫不成於合羣，而敗於解體也。上智之士，合羣力以爭於全球；下焉者，積私力以爭於同族；而頑謬之鄙夫，則以一身之力，爭於同室焉。今頑謬之鄙夫，聞興女學、倡女權、破夫綱等說，必蹙額而相告曰：「是殆欲放蕩躒弛，脫我之羈輓，而爭我之權利也。」殊不知女權之興，歸宿愛國，非釋放於禮法之範圍，實欲釋放其幽囚束縛之虐權。且非欲其勢力勝過男子，實欲使平等自由，得與男子同趨於文明教化之途，同習有用之學，同

具強毅之氣。使四百兆人合爲一大羣，合力以爭於列強，合力以保全我四百兆之種族，合力以保全我二萬里之疆土。使四百兆人，無一非完全之人；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國。其志固在與全球爭也，非與同族同室之男子爭也。

或曰：中國之自強，在二兆之男子足矣，奚用女子爲？而不知國之有男女，猶人體之有左右臂也，雖一切舉動操作，右臂之力居多，然苟將左臂束縛之，斫斷之，尚得爲活潑之軀乎？尚得爲完全之體乎？假使此一臂之人，穴居野處，與人無爭，雖缺一臂之力，尚可勉強支持。若驅之人人羣爭競之場，其有不顛而踣者鮮矣！在昔日以半強半弱之國衆，閉關自守，尚不至驟形其頹壞。今則門戶洞開，萬國往來，以半強半弱之國，與彼男女均強之國敵，其敗也不待智者而知。

近日日本盲啞兒童之人學者，約萬餘人；英國婦人復有聾瞽學堂之設。彼本殘疾之人，尚不捨爲棄材，豈中國二百兆完體之人，反捨之爲棄材乎？中國自嬴秦立專制之政，行愚弱黔首之術，但以民爲供其奴隸之用，孰知竟造成委靡不振之國，轉而受異族之壓制，且至國勢岌岌存亡莫保。吁！可畏哉！而男之於女也，復行專制之權，愚弱之術，但以女爲供其玩弄之具，其家道之不克振興也可知矣。

夫君之於民，男之於女，有如輔車唇齒之相依。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國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弱其家也。自剪其爪牙，自斷其羽翼，故强者虎視眈眈，欲肆其擒搏手段焉。國勢至此，再不覺悟，更待何時？惟願此後合君民男女，皆發深省，協力以圖自强。自强之道，須以開女智興女權爲根本。蓋欲強國者，必以教育人材爲首務。豈知生材之權，實握乎女子之手乎？緣兒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爲基。若女學不興，雖通國遍立學堂，如無根之木，卒鮮實效。故外國嬰兒學塾，多以婦人爲師也。欲求強種者，必講求體育，中國女子，不惟不知體育爲何事，且緊纏其足，生性戕伐，氣血枯衰，安望其育強健之兒？固無怪我中國民種之以劣聞也。由是觀之，女學之興，有協力合羣之效，有強國強種之益，有助於國家，無損於男子。故近世豁達之士，每發其愛力，傾其熱誠，以提倡之。其不明此理者，則每以分己權利，脫己羈輓爲憂。

吾聞李文忠對德相畢司麥，自誇其平粵寇之功，畢司麥猶以殺戮同種譏之。今男子以本國女子受己壓制爲榮，豈不大謬乎？既無權術壓制敵國，徒施其野蠻手段，壓制同室無能爲力之人，存一己之私見，忘國家之公益，吾故目之爲頑謬鄙夫！

右論國家之公益

今欲激發個人之權利，姑先從個人之形體上論起。夫此身者，爲天所賦，完全自由之身也。與以支體，使能運動；與以耳目，使能見聞；與以唇舌，使能語言；與以精神，使能發思想，運智機。天之生人，未嘗不各與一完全之形體也。既得形體以生於世間，猶未得求生之道，必待大聖鴻哲出而爲之籌畫，使各遂其生。故上古之民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乃有巢氏出，教民架木爲屋，以蔽風雨；神農氏教民稼穡，以養其身；黃帝元妃教民蠶桑，以暖其體。爲日愈久，而籌畫愈精，乃得成一雍容和煦之世界，俾人民優遊其間，各遂其生焉。故聖王之治天下，不令一夫失所；欲不令一夫失所，必不奪個人之權利。

權利者，遂其生之要素也，視己之資格能爲何等之人，即爲何等之人；視己之才幹能爲何等之業，即爲何等之業。士農工商種種生業，隨己之所欲而趨之，此即應有之權，無甚羈勒之苦也。乃中國之民，同生於公衆之世界，同具個人之形體，忽嚴劃爲兩界，男子得享人類之權利，女子則否，只爲男子之附庸。抑之制之，爲玩弄之具，爲奴隸之用。荀奉倩曰：「女子以色爲主。」太史公曰：「女爲悅己者容。」是指爲玩弄之具明矣。詩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又曰：「惟酒食是議。」則甫出母胎，便寢地以卑之，以酒食爲責任，是指爲奴隸之用明矣。造其馴伏之性，奪其自主之權。權者，人身運動之大機關也。無權，則

身爲木偶，雖有支體以資運動，然壓制之，排叱之，即不得運動；雖有耳目以資見聞，然幽閉之，不許出戶，即不得見聞；雖有精神以利思想，然不許讀書以開心智，即難發思想。是天賦之形體，已不能爲己有焉。

夫奴隸乞丐，雖無一長物，而一身尚可爲己有，女子乃竟奴隸乞丐之不若，更何言乎女學？更何言乎女權？至於事業，爲官爲吏，固不可得矣。以至於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不能。下至欲爲奴隸，亦不克自主，只有仰面求人給衣食，幽閉深閨如囚犯而已。囚犯猶有開赦之日，此則老死無釋放之期。嗟嗟！是何乾坤，而有此慘澹昏黑之地獄耶？昔白傅詩云：「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蓋古人已知其隱痛矣。然今試舉一女子問之曰：「爾苦耶樂耶？」必曰：「吾樂也，無所苦也。」此皆由性質之腐敗，思想之壅塞，腦力之消亡，奴隸之性造成習慣，不以爲苦，只求得衣食之資，花粉之費，便相安而自足矣。「哀莫大於心死。」吾二萬萬同胞，誠可謂身未亡而心已死之人也。

嗚呼！一枕黑甜，沉沉千載，哀我同胞，何日是雞鳴興起時耶？惟願此後，各喚醒酣夢，振刷精神，講求學問，開通心智，以復自主之權利，完天賦之原理而後已。夫奪人自主之權，即阻人運動之機；阻人運動之機，即斷人求生之道。人生於世，孰不求生？今日之

言自主，乃環球最當之公理，絕無可諱者也。凡我同志，其慎重以圖之，勿畏難而退敗，則幸甚。

右論個人之權利

結論 民者，國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婦以成家，即積家以成國。故欲固其本，宜先樹個人獨立之權，然後振合羣之力。蓋無量境界，無量思想，無量事業，莫不由此一身而造，此身為合羣之原質。若此身無獨立之氣，雖使合羣，設遇攻敵，終不免有解散敗壞之虞。故獨立者，猶根核也；合羣者，猶枝葉也。有根核，方能發其枝葉，藉枝葉以庇其根核。二者固有密接之關係，而其間復有標本之判別，竊冀覽者毋河漢焉。

【箋】

本文錄自乙巳本碧城文存，初刊於清光緒三十年四月初六、初七日（公元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復刊於光緒乙巳出版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合刊。各本均失收。

【評】

初我女子世界文苑談片：以上兩文，皆以沉鬱懇摯之情，發其激昂之聲，闡其精確之理。從哲理

上，從社會上，反覆剖陳，洞若觀火。如斯女學，求之泰西女學界不易得，顧於幽沉千載拘囚閨閣中，有之。

女士固黑闇社會之導線，萬千魔界之明星哉！彼腐心稗史，戀愛寓言，醉情月露，留連篇什者，一視女士，瞠乎後矣。

女士之才奇，三女士（指碧城及其姊呂惠如、呂美蓀）之才並卓絕尤奇。花萼之輝歟？河山之助歟？老大帝國中，乃有此絕代文明之尤物，其國運由陵夷而興盛之徵歟？「纖纖雙女手，扶得好江山。」吾於女界中期之。

【附錄】

書碧城女史論提倡女學之宗旨後

津門 劉孟揚

深宵寂寂，鶯聽破曉之鐘；苦海茫茫，忽得渡迷之筏。發人猛省，動人感情，其即爲碧城女史之論女學乎？夫人之大不幸，莫如生而爲中國之女子。中國女子之所以不幸，即在無一毫自主之權，受萬種束縛之苦。就一國言，教化不及於巾幗，婦女遂多愚蠢之流；就一家言，生活仰給於夫男，婦女備作奴隸之用。畢世幽囚，難邀恩赦；諸般壓制，備極酸辛。以故女人絕少開通，缺乏家庭之教育；國民半成殘廢，隱招外界之欺凌。中國之衰，其原因未嘗不在此也。

今世明哲之士，亟思造就人材，以強國勢，於是提倡女學，以立母教之基。乃頑謬之鄙夫，多因此怪詫驚疑，隱相撓阻。碧城女史憂之，爰爲之扶柢披根，發明女學之益，其總綱爲「普助國家之公益，激發個人之權利」二端。立言能見其大，析理不厭其詳。以女子論女學，故親切有味，耐人深思。至理名言，非同膚泛。最可佩者，以二句之弱女子，竟能言人之所不能言，發人之所不能發。其詞旨之條達，文氣之充暢，直如急湍猛浪之奔流。而且不假思索，振筆直書，水到渠成，不事雕琢。此固目所親見，而絕非假託者。吾因之不禁喜中國女界之有人，將來女學之興當未可限量。吾敬碧城女史，因而不敢輕視中國之二萬萬女子焉。果有聞女史之言而興起者，則女學昌明，女權大振，家庭中有好教育，國民中自有大英雄，尚慮國家不能強哉？

至於世俗之見，每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又謂「女子多才命必苦」，此等謬論不知創自何人。此必係卑鄙齷齪、下賤不堪之男子，創此無情無理之談，以行其錮蔽婦女之術，蓋猶是嬴秦愚弱黔首之政策也。殊不知得一多才多學之女人，實爲男子之幸福，有百益無一損。此其理，女史已詳言之，無庸贅述。惟望爲男子者，聞女史之言，興女學，復女權，共扶救國家之危局；爲女子者，聞女史之言，知自慚，求自立，勿甘受蠻野之強權。此固女子之幸，實亦男子之幸。不但一家之幸，實爲一國之幸也。有心人，其亦以爲然乎？

敬告中國女同胞

凡我女子之生於中國，不克與男子平等，且卑屈凌辱，置於人類之外者，固為萬世一定不移之例矣。蓋中國以好古遵聖為癖，以因循守舊為法，于所謂聖賢之書，古人之語，一字不敢疑，一言不敢議。雖明知其理之不合于公，其言之不適于用，亦必守之，護之，遵之，行之。至一切教育、法律、風俗，明知其弊有損于世，明知其腐無補于今，亦不肯改革，曰古法也，曰舊章也。傳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乃竟儕女子于小人矣。孟子曰：「必敬必戒，毋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詩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因而有「夫綱」之說，因而有「三從」之義。設種種之範圍，置層層之束縛，後世遂奉為金科玉律，一若神呵鬼護之不可移易者矣。只此「好古遵聖，因循守舊」八字，遂使我二萬萬之女子，永永沉淪，萬劫不復矣。今欲超拔我二萬萬沉淪之女子，必須破此一定不移之舊例。欲破此一定不移之舊例，必須闢其好古遵聖，因循守舊之積習。否則聞導女子之自由，倡個人之權利者，必羣起鼓譟之，排抑之。愚不敏，請呈淺說以闢其積習。

夫聖賢者，雖有過人之卓識，蓋世之聖德，恐終不免有缺陷處。且時勢變遷，人情移

易，古法雖精，恐不合於今世，況未必能垂之久遠而無弊也。緣世事莫不貴乎變通，法律以日改而日平，教育以日講而日善，學術以日究而日精，智慧以日闢而日闊，變通不已，真理乃見。故泰西常曰古不如今，世道日進故也。中國則曰今不如古，世道日退故也。今人之病痛，謂除古人之耳目外，即無耳目；除聖賢之思想外，即無思想。故無論有弊無弊，惟敬謹守之而已。法國大學家笛卡兒之學說曰：「若但以古人之耳目爲耳目，以古人之心思爲心思，則吾之在世界不成贅疣乎？」審如是也，則天生古人可矣，而復生此千百萬億無耳目無心思之人，以蠕緣蠹蝕，此世界將安取之？故笛氏之言，最能破學界之奴性，實獲我心。

吾常語人曰：無論古聖大賢之所說，苟其不合乎公理，不洽乎人情，吾不敢屈從之。無論舊例之所沿習，衆人之所相安，苟其有流弊，有屈枉，吾不敢不抉摘之，非盡違聖賢之議論，盡廢古人之成說。不過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則改之耳。如此然後可與言進化，可與言變通，可與言改革。且教育者隨世界而轉移者也，況立此頹敗之國，生此競爭之時，爲風潮之所驅，不自立則不可以自存者乎！此吾率土同胞所當打破迷團，力圖自立，拔出黑暗而登于光明。上以雪既往衆女子之奇冤，下以造未來衆女子之幸福，使之男女平等，無

偏無頗。解其幽囚束縛之苦，禦其凌虐蹂躪之殘。復國人自主之權，遂造物仁愛之旨，以協力自強，立于人羣競爭間。此吾之所馨香禱祝，以盼於重造世界之英雄也。吾同胞！吾同胞！盍一奮然興起乎？

【箋】

本文初刊於清光緒三十年四月初十日（公元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各本均失收。

〔笛卡兒〕十七世紀法國著名的哲學家 and 數學家。早年先後參加過荷蘭、巴伐利亞及法國的軍隊，後應瑞典女王之聘，赴斯德哥爾摩講學，客死瑞典。其主要哲學著作有方法談、形而上學的沉思、哲學原理、論世界等。

遠征賦 有序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自來享有家國，欲爲安內攘外之計，則非武備不爲功。況當列雄競爭之時代，弱肉強食，各肆憑陵，尚武精神，尤爲立國之要素。戰國時，秦人好勇，見諸國風，而卒以兼併天下。故詩賦者，足以鼓動志氣，感發性情。歷來文人墨客，詠及戰事，莫不作淒涼悲苦之音，使人讀之，魄碎神傷，慊慊而無生氣。此中國貴儒賤兵，而軍務因之不振也。爰不揣俚陋，爲另標新義云。

旌旗閃閃龍蛇舞，秋風落日鳴金鼓。壯夫噓氣貫長虹，豈畏遼陽征戰苦。將軍出塞，烈士從征，千鈞任重，一劍身輕。投筆而去，不計行程。方其列棨戟，排旗旗，有魚陣，合鷹圍，狂飆怒吼，驚沙坐飛；風雲變色，草木皆威。手提金戈叱日止，殘照依依爲駐暉。爾乃五陵豪邁，六郡精良，丹誠報國，熱血勤王。親友含悽，漫來挽轡；爺娘惜別，何用牽裳。盼封侯於絕域，喜衣錦以還鄉。方其分袂辭家，挽弓跨騎，指邊塞兮壯遊蹤，攀桃李兮彈情淚。山頭化石，洵屬貞姬；塞下爲泥，方稱壯士。秋高大野，詎生綺恨春愁；月冷深閨，那管雲鬢玉臂。君不見葱嶺榆關，突兀迴環？鷗影盤青海之月，騎聲繞太白之山。烟雲足壯其行色，風景可破其愁顏。誰言無定河邊，最多死別？試看玉門關裏，豈少生還？方今海波屢揚，邊氛未靖，強鄰則門戶是窺，列國以兵戎相競。拓地侵疆，背盟棄信。倘武備之不修，自國威之罔振。於是主帥嘗膽，國民枕戈，一將全吞渤海，三軍生斬蛟鼉。馬伏波標越南之銅柱，班定遠收漢室之山河。重整宗邦，豈以殺傷爲樂？嚴防邊海，詎能割地求和？於是玉詔班師，金鏡奏凱，旗常策勳，國徽增彩。碑勒駐蹕之山，兵洗條支之海。佇看熙皞同遊，澄清可待。屹屹乎雄立亞東，共乾坤而不改。

【箋】

本文有感於日俄遼東戰爭而作，初刊於一九〇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復刊於稍後之笑林報，曾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作者深慨國防不振，弱肉強食，大聲疾呼尚武精神，亟盼國人枕戈相待，弘揚國威，努力去建功立業。

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

登山者，不可畏路徑之崎嶇；涉海者，不可畏風波之險惡；創偉業者，不可畏事體之艱難。竊維中國人心渙散，志氣不堅，發一言輒模稜，舉一事類團沙。或空言無補，或有始無終，或事已垂成，往往因頑固之阻撓，而意興頹敗，致使功廢半途，爲後世之遺憾。我女子不幸而生於支那，憔悴於壓制之下，呻吟於桎梏之中，久無復生人趣。豈知物極則反，忽而有男女平權之倡，此又不幸中之大幸也。

夫女權一事，在外國則爲舊例，在中國則屬創舉；外國則視爲公理，中國則視爲背逆。蓋彼頑固之輩，據惟我獨尊之見，已深印入腦筋，牢不可破，詎能以二三書生之筆墨爭哉！雖然，剛刃可折，不可使曲；匹夫可殺，志不可奪。彼強權者，亦視吾有牛馬馴伏之性，故